

# 巴西缘何“向美国看齐”？

周燕

众所周知，巴西极右翼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是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的忠实追随者，甚至被称为“热带特朗普”。尽管特朗普连任失败，但巴西依然可能继续跟随美国的步伐，在大多数领域“向美国看齐”。

巴西是拉丁美洲众多国家里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这背后不仅有现实的考量，更有其历史根源。“向美国看齐”不仅仅体现为作为个体的博索纳罗全面追随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政策，而且体现为巴西自 19 世纪末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美国的效仿与跟随，实际上反映的是巴西渴望成为“南美版美国”的强国梦。

## 一、巴西合众国：“南美版美国”梦

自 18 世纪起，美国就开始影响巴西的历史发展，美国独立战争显著激励了巴西国内的独立革命运动。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巴西在 1822 年通过葡萄牙王室摄政王宣布独立的方式终结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依然继续实行君主制，而美国是第一个承认巴西独立的国家。1889 年巴西推翻君主制并建立共和国时显然再次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当时采取的联邦制和制定的宪法都参照了美国模式，同时采用了与美利坚合众国相似的“巴西合众国” (Estados Unidos do Brasil, 译为英文为 United States of Brazil) 作为国名，一直沿用到 1967 年。尽管巴西在历史、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与美国都存在差别，但这完全不妨碍巴西将美国视为其发展的榜样。这是因为两国在地理状况和人口构成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其次，受殖民文化深刻影响的巴西精英阶层始终在寻找更强大的外国力量作为其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南北美洲的这两个大国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方面都位列世界前五，幅员辽阔，地广人稀。美国的大多数人口和主要城市集中在东部和西部的两个沿海地带，西部内陆有广袤的落基山脉及其带来的各种自然奇观，中部则是种植着大豆和玉米的肥沃农业用地；巴西与美国相似，人口和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大西洋沿岸，北部有广阔的亚马逊丛林，中部地带同样是大豆和玉米的主要产地。两国的城市特点也有相似性：巴西的商业、工业和金融中心圣保罗市好比是南美的纽约；专门选址建设为首都的巴西利亚与华盛顿特区同样在建筑风格上彰显着权力；“上帝之城”里约热内卢拥有美丽的海滨风景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却饱受毒品和暴力的困扰，“天使之城”洛杉矶亦是如此；巴西东北部海滨城市萨尔瓦多与美国南部沿海城市新奥尔良都是黑人文化的中心，同样以音乐、狂欢节庆祝仪式、虾类美食和本地政治腐败而闻名。<sup>1</sup> 巴西和美国的人口构成也具有高度相似性，都是由印第安人、黑人、亚洲移民和欧洲移民后裔组成的多种族社会，这种社会既是文化熔炉，也是种族问题的矛盾冲突之地。

地理状况和人口构成的相似性为巴西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强国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性，而巴西精英阶层始终具有的向强大外国学习的意识形态则为巴西强国梦添加了动力。殖民时期的遗产依然存在深远的影响：葡萄牙殖民者在 1500 至 1822 年统治巴西期间并没有创造本土文化，而是将欧洲的理念和价值观移植到巴西，以此希望改变巴西的落后状态。在这种逻辑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本土精英阶层也寄希望于通过学习外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学习那些相对强大的国家。英国和法国都曾是巴西精英阶层学习的对象，而后来逐渐崛起的美国则成为了新的理想效仿对象。

## 二、政治同盟：获取助力

美国对于巴西而言不只是遥远的学习榜样，而是能够获得实际帮助的政治同盟。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因此巴西并不认为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存在严重威胁；巴西作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历史与文化传统上有别于西属拉丁美洲，同时也与周边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领土矛盾和竞争关系，而同样不属于西班牙文化传统的美国则成为了巴西可以借助的强大外部支持力量，帮助其维持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sup>2</sup>从 19 世纪 20 年代的“门罗主义”到世纪之交的“泛美联盟”再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睦邻政策”，从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经济干预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再民主化和“华盛顿共识”，美国对拉美国家的介入和影响广泛而深入。在此过程中，巴西也在利用美国的力量实现其某些政治目标。

20 世纪初，巴西与美国的关系曾到达一个高点，当时的巴西政府希望借助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解决其与邻国的边界争端，并成为主导南美地区事务的大国。1902 至 1912 年期间任职巴西外交部长的里奥布兰科男爵（Baron of Rio Branco，原名 José Maria da Silva Paranhos Jr.）成功地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巴西与周边几个国家超过一万公里未划定边界的争端，其背后依靠的就是美国的支持；他也是巴西和美国建立“传统”友谊的主要推动人。同时期的第一任巴西驻美国大使若阿金·纳布科（Joaquim Nabuco，1905 至 1910 年在任）更是“泛美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主持了 1906 年的泛美同盟会议，并推动泛美联盟大厦于 1910 年在华盛顿特区落成。巴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定地站在了美国一边。1930 年巴西政权发生变动，旧农业寡头政府被推翻，支持工业发展的右翼民粹主义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上台；尽管被认为带有一定的法西斯色彩，但瓦加斯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选择支持美国一边的同盟国，其背后的考量还是出于使巴西国家利益最大化，即通过获得美国的援助和贷款来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同时以美国的军事支持来遏制阿根廷在南美的势力扩张，并寄希望于美国能支持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度将战略重点转移至欧洲和亚洲，但冷战的到来促使美国继续重视拉美这块战略要地，通过各种方式遏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美国出于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巴西 1964 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政府，建立了此后长达 21 年的右翼军政府独裁统治。<sup>3</sup>事实上，事态发展之所以能顺应美国的心意，主要原因在于该阶段美国在巴西的利益也符合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保守精英阶层的利益。<sup>4</sup>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一向在巴西政治中占优势地位。当时巴西最大的两个保守党派共同支持军方发动军事政变，他们担心执政风格偏左、对苏联和中国持友好态度、计划将大公司利润用于国民再分配的古拉特可能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同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加剧了传统精英阶层对古拉特政府的不满。

除了来自美国的直接支持与帮助外，巴西还充分认可这位北方同盟的政治体制，采取了与美国同样的联邦制，并在制定几部宪法时都借鉴了美国宪法，如 1891 年的第一部宪法和如今使用的 1988 年宪法。<sup>5</sup>现行宪法在巴西恢复民主体制后制定，规定了巴西实行三权分立和联邦体制，明确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界定了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事务的运行规则。宪法规定的内容在很多方面都参照了美国的经验和模式。虽然巴西由于葡萄牙殖民历史的影响而采取欧陆法系，但其宪法和其他法律受到了美国显著的影响，最典型的是最高法院在司法审查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sup>6</sup>

## 三、经济典范：利益至上

作为西半球的两个最大经济体，巴西与美国向来具有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美国不仅是巴西的主要出口市场，还为巴西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资支持，以及输出了其经济发展模式与管理经验。在此过程中，巴西始终希望能借助美国的经济力量促进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巴西与美国自 19 世纪起就是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是巴西咖啡的主要出口市场，也从巴西进口铁矿石、纸浆和其他农产品等；美国则向巴西主要出口石油、石化产品、芯片、航空部件和其他工业制成品。在 2008 年前，美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国，如今被中国所取代，但美国与巴西之间的贸易额持续增长。美国对于巴西而言始终具有贸易重要性。

巴西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同时进口外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经济模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受到了重大打击，巴西转而在瓦加斯执政后开始“进口替代”的本国工业发展道路。在巴西的工业化过程中，美国是巴西获得所需外资和技术

的重要来源，这恰好也符合美国在拉美的战略目标。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总统在 1940 年建立了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为负责人，该办公室最初是为了遏制二战期间轴心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在该地区实施经济和文化战略的有力工具。除了交流教育、传授英语和传播美国文化等项目外，商人出身的洛克菲勒还计划推行技术培训与支持、技术现代化、经济援助、扶贫、商贸、促进美国直接投资等项目。美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对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巴西而言至关重要。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管理经验也在巴西得到了实践和传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层面推广开来；两国签订协议在 1946 至 1963 年间为巴西工人提供美式技术教育和培训；巴西政府在 1938 年建立公共管理部门，更有利地促进了对美国管理技术的学习和引进；此后，巴西政府还与联合国、美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和资金支持协议，实际上也有利于美国管理经验在巴西的传播和吸收。<sup>7</sup>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传授美式管理经验的商学院的建立，该学院为巴西持续培养熟悉美国模式和经验的高端人才。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巴西第一所管理学院“商业管理高等学院” (Escola Superior de Administração de Negócios, 缩写 ESAN) 创立，创办者是与哈佛商学院有直接联系的耶稣会神父。此后，瓦加斯基金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资助创办了著名的里约热内卢公共管理学院 (FGV-Escola Brasileira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e de Empresas) 和圣保罗管理学院 (FGV-Escola de Administração de Empresas de São Paulo)。签订圣保罗管理学院协议时，巴西政府、美国政府、瓦加斯基金会与密歇根州立大学达成一致，由密歇根州立大学派代表团赴巴西负责组建该学院，由此可见这所商学院所受到的美国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圣保罗管理学院的大楼落成时，以约翰·肯尼迪总统 (John F. Kennedy) 命名。

#### 四、文化标杆：价值观趋近

在文化领域，美国对巴西也存在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传教士在 20 世纪初带到巴西的基督教新教福音派教会到底层民众的生活信仰及其政治选择有着重要指引作用，美式生活价值观自二战后对巴西中产阶级十分具有吸引力，到美国接受先进教育则是巴西精英阶层的优先选择。

在重要的宗教领域，巴西的基督教新教福音派不断壮大，并积极参与制度化政治。在传统天主教国家巴西，新教福音派人数已达到总人口的 22.2%，并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巴西的福音派主要分为“历史福音派”和“五旬节运动”，后者是 20 世纪初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所建立的，此后大大小小的教会在巴西全国落地开花。巴西福音派所倡导的主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福音派相近，强调同教会“兄弟姐妹”间的紧密联系与互助，强调家庭观念的传承和自然家庭的再生产，反对同性恋、堕胎、吸毒、酗酒等异常行为，鼓励人们依靠个人努力摆脱贫困、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等。此外，巴西福音派教会倾向于选择鼓励自己的候选人参与政治竞选的方式直接参政，成为了党派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同时，福音派教会尤其是“五旬节运动”教会，能通过垂直且集权的组织结构对信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鼓励信众们为其教会政治竞选人或其结盟政党的候选人投票。<sup>8</sup> 博索纳罗在 2018 年总统大选中获得高票，就是得到了福音派教会的鼎力支持。在其他许多国内外政治问题上，巴西福音派教会领袖和政客也倾向于持保守态度。

“依靠个人努力，追求更好物质生活”的价值观与“美国梦”的逻辑相近，不仅广泛存在于大多数属于底层社会的福音派信众，而且对巴西中产阶级也十分具有说服力，尤其是刚刚实现一定经济跃升的新中产阶级。洛克菲勒负责的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在二战期间实际上也起到了推广美国文化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价值观的作用。该机构利用电影、广播、报纸、杂志、音乐和其他形式的艺术等多种方式向巴西人“推销”美国，洛克菲勒甚至说服了通用和福特等美国大公司在巴西利用广告来推销它们的产品和美式生活，其背后的理念包括技术、进步、工业化、现代化、自由、消费等。<sup>9</sup> 这种美式生活价值观迄今在巴西依然很有市场。

同样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富布赖特 (James Fulbright) 于 1945 年提出将美国政府的二战海外剩余物资变卖后建立资助美国与当地之间的教育交流项目，这一富布赖特项目后来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交流计划之一，也对拉美地区的教育和思潮具有重要的影响。1957 年，巴西与美国签订文化交流协议，建立了美国驻巴西教育委员会 (Comissão Educacional d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no Brasil)，该委员会后来成为巴西富布赖特项目委员会。富布赖特项目一开始是为

了促进美国与拉美地区研究者、教授、专家和学生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对话与合作，旨在培养并影响当地领袖，从而左右公共意见，该项目也确实取得了成功，大量巴西学者与学生赴美交流；自20世纪90年代起，巴西在富布赖特项目合作中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不仅将教育合作从高等教育扩展到基础教育，而且也承担了一部分交流费用。<sup>10</sup> 富布赖特项目为扩大美国在巴西当地的文化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结语

巴西虽然与美国相距遥远，但自独立以来就与美国具有传统友谊，甚至在许多关键时刻积极拥护美国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各项政策，这背后的主要考量是巴西本国利益。巴西希望能借美国之力维持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在南美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巴西也深知美国对其经济的重要性，利用美国的经济帮助促进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此外，巴西各阶层在文化领域深受美国影响，在价值观上与美国有亲近性。

由此可见，巴西之所以“向美国看齐”有其历史根源。即便政府领导人发生更迭，巴西依然会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

周燕，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巴西。

## 参考文献

- 1 “Comparing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Brothers”, *The Economist*, (August 13, 2010), <https://www.economist.com/americas-view/2010/08/13/american-brothers>.
- 2 Joseph Smith,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0, p.2.
- 3 José Paulo Netto, *Pequena História da Ditadura Brasileira (1964-1985)*, São Paulo: Cortez Editora, 2016; Flávio Tavares, *1964: O Golpe*, Porto Alegre: L&PM, 2014.
- 4 Anthony W. Pereira, “The US Role in the 1964 Coup in Brazil: A Reassessment”,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37, No.1, 2018, pp.5-17, p.11.
- 5 Júnio Mendonça de Andrade, Karlos Kleiton dos Santos e Gustavo Santana de Jesus, “Formação do Federalismo Norte-Americano e do Federalismo Brasileiro”, *Interfaces Científicas-Direito*, Vol.5, No.2, 2017, pp.29-36, p.31.
- 6 Dias Toffoli, “Democracy in Brazil: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Country’s Supreme Court”,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 No.40, 2017, pp.245-259, p.245.
- 7 Rafael Alcadipani and Miguel P. Caldas, “Americanizing Brazilian Managem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8, No.1, 2012, pp.37-55.
- 8 周燕：《基督教福音派在巴西制度化政治中的参与及其影响》，《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3期，第60-67页，第60页。
- 9 Antonio Pedro Tota, *O Imperialismo Sedutor: A Americanização do Brasil na Época da Segunda Guerra*, São Paulo: Editora Companhia das Letras, 2000.
- 10 Daniella Maria Barandier Toscano, *Diplomacia Pública, Soft Power e Influência dos Estados Unidos no Brasil: O Programa Fulbright e A Cooperação Educacional (1957-2010)*, Tese de Doutorado,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7.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段九州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